



有这样一类朋友，比较微妙。伊不会主动联系你，要是打个电话去问候一下吧，就好像一不小心碰翻了伊的话匣子，伊滔滔不绝密不透风的语速让你无缝隙插话。此时已不再是交流，仿佛是专门听伊倾诉的热线电话。末了，还会借你的主动表示伊的主动：“啥辰光有空，约一约好戏？我们好久没见面了。”你说好呀约个时间吧。伊马上又将主动变为被动方，说，时间地点你来定哦。

既然朋友之间还能掏心掏肺地倾诉不可谓心不诚，却又为何总是将自己定位于被动方等待别人的主动，是谦让还是摆谱？费解也。

现今微信时代，一般联络都可以在手机上搞定，如果没啥特别的事，也只有多年的老朋友才会有见面倾谈的需求。而这个约的过程，既是黏合剂又像是筛子，有的人愈约愈近，有的人就在这样的“费解”中渐行渐远。

我欣赏的是我家先生的几个铁哥们，一拨理工男的那款既有诚意又有热情的约法。他们从高中时代一起斟酌报考哪一所大学始，到现在共同商议如何购置养老住房，其间相互关照跨越了四十余年。除了

每年相对固定的节假日聚会，他们中的每个人都会不定期地即兴起约。无论是乔迁添丁之喜，还是疾病烦恼之忧，都可以在聚会约谈中分享分担。不需要任何由头，想大家嘛，聚一聚本身就是个理由。

“这个礼拜六有空吗，来我家碰头喝茶。”或是“有家新开的餐馆蛮有特色，下个礼拜有时

## 朋友一生一起走

周珂珺

间吗？我去预定哦。”等等。起约的人都会给出明确的时间地点，如果没有异议便一锤定音，要是有人时间上发生冲突，便即刻调整。所以每次聚会除了定居在国外的孙同学之外，几乎都能归队。

他们曾是当年重点中学79届理科班的同窗，高考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激烈拼搏年代，因为学业优秀，得以全部考入大学，成为那个年代令人羡慕的天之骄子。他们以“理工”的钻研和踏实一路走来，如今可算是同学少年都不贱。

自从张同学出任一家上市公司的老总后，同学中数他事务最繁忙。于是所有的人都不约而同地以

他的空档为约期。有一次张同学打我家电话问，明朝有空哦？碰碰头，后头的时间就说不准了。我先生平时一直说自己忙，遇到张同学约总归是有空的，还说我没啥事体哪，就等依召集了。要是遇上孙同学夫妇回国，张同学就是再忙也要从事务堆里抽身，说，“外国朋友”不好怠慢的。所以每次孙同学回国探亲，是这个群里最隆重的聚会仪式。

作为“家属”之一的我经常参与他们的聚会，常常诧异他们对高中时代保留的那份完好记忆。彼此之间的趣事、糗事信手拈来，相互间打趣时还会流露出当年春游时照片上大男孩般的俏皮纯真。那段青葱岁月好像是他们共同酿就的一坛陈年老酒，埋在地窖里，时不时起出来嗅一嗅，可以用来安抚家庭或职场上出现的不如意，可以用来调整心态、滋润岁月，乃至一醉方休，那段岁月是他们心底里一片明净的清风朗月。

原来朋友一生一起走，是心约，是内心本真的延续。友情，唯有真诚方能相守。年复一年的“约”看似平常，久而久之便成就了一起变老的美丽浪漫。过年了，群里又开始闹猛：约起来！这已成为我们跨入新年的共同默契。

依风而往，老房已消失在拓宽的马路上，心头千丝万缕，牵动了那一份皎然的青涩之情。隐约的，在模糊的眼底重现，然应门者，已杳无音问，她或许要我忘掉干净而绝情。

谁知，走在云和街而徘徊，踏碎的是每一点花雨；走在泰顺街而踌躇，依恋那深巷寂寂的晚风；走在大安森林公园，想化作林间的飞鸟，或驻足、或飞翔，于那碎梦、于那流云。

我知道再次相逢剪烛，只是一种不可能的奢望，但如果你是路小雨，如果我是叶湘伦，多希望时空可以穿越，时光可以倒流。

## 岁月流云

叶国威

题的观照和思索，还有一些作品乃以凝练的笔触描绘人生的际遇。

曾擦身而过几次的周杰伦，他当时是和他的填词人方文山一起来的，因为方文山喜欢搜集老铁牌等文俗旧物，故他偶然会逛昭和中。我那时见到周董，心情平静，没有惊喜，就像平凡的你我在街上相遇，不起半点波澜，即便当时他名震中外。记得我朋友的太太与周妈妈同事，当周董出唱片时都能拿到签名版，曾问我要不要，都被我拒绝了，因为我很少听流行歌曲。

然万万没有想到，多年后我偶然看到周董主演的《不能说的秘密》，对周董的印象竟完全颠覆，再了解他的生平，反而越发佩服他的才华。那时想请朋友求周妈妈要一张周董的签名唱片，可惜周妈妈早已退休了。电影在钢琴的乐声中开始，剧情一如爱情片的制作，在淡淡浓浓的爱中交织，交织如梦的幸福与悲愁。但故事后来的发展，却出乎了我的所想，充满魔幻的色彩与人类的渴望。爱情常是如此，起初时，如水中月、镜中花，似实似虚，经过用心经营后，才能把这爱冶炼，搓揉成细小的丝，纵横穿梭交织，交织出彼此的梦、彼此的幸福、彼此的将来。

看到桂纶镁饰演的小雨出场时，我心中猛然一震，她的一颦、她的一笑、她的投足、她的眼神，都像极了我在三元里的故人，甚至她的忧郁亦如出一辙，我突然双目濡湿了眼眶。

日轮滚动，岁月流云，瞬间万事与人都有了过去，有些事即便不刻意地遗忘，宛若一阵清风拂过，只偶然在树梢的叶端

上，水岸的芦花间，寻得半点痕迹，其余的就捉摸无从。可是刻骨铭心，难以磨灭的，就如蚕一般，随着日影推移，吐出长丝，其细其轻，总不以为意，而自缚未知。

在三元里的一幢日式二层的旧房子里，曾掩藏了无数的欢愉与回忆，那年哪月哪日，有欢有笑有泪，想这是我这辈子永绽心头，摘不下一株二月杏花。

曾几何时，我鼓起勇气，如昔年般骑着脚踏车，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最早见于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但你是否知道，当年，这首歌诞生不久曾经被万人之巨的队伍传唱。

话要从88年前说起。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淞沪抗战”在上海爆发，中国军队与装备精良的侵华日军展开极为惨烈的搏杀，其中有一仗非常经典，在中国军队冒着日军飞机大炮狂轰滥炸，在上海北部地区的庙行英勇阻击日军登陆部队，歼敌3000余人，取得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震惊中外的“庙行大捷”。

战争结束不久，人们提出了建造一二八抗日阵亡将士公墓的倡议，以此纪念抗战中为国捐躯的先烈。一石激起千层浪，倡议很快得到响应，上海乃至全国的各界人士、社会民众纷纷慷慨解囊筹措建造资金。著名设计师董大酉(旧时“大上海计划”设计者)也不例外，义务担纲总设计。方案通过后，占地30亩的庙行无名英雄墓于1934年7月开工，1936年1月初全部完工。此时《义勇军进行曲》在上海诞生不久，其中“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等歌词，唤醒人们联想到一二八那场血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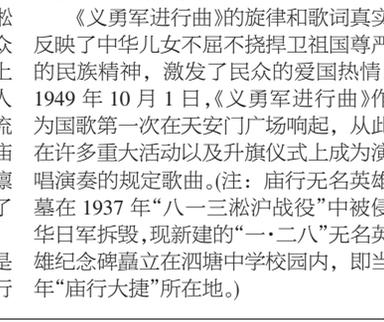
1936年1月28日，“一·二八淞沪抗战”打响4周年，上海各界民众800余人自发聚集在河南路桥附近的上海总商会举行纪念活动，随后，到会人员怀着崇敬的心情，带着干粮，如洪流般浩浩荡荡步行前往20多公里外的庙行无名英雄墓公祭英烈。一路上寒风凛冽，地面尽是融化的雪水，鞋子沾满了泥浆，但是没有一个人“打退堂鼓”。

行进的路上，人们没有沉默，尤其是年轻的民众，放声唱起了《义勇军进行

曲》等充满激情的歌曲。嘹亮的歌声震撼着沿途的民众，他们纷纷放下手中的活，跟上队伍大步前进。1936年的出版物《第一线》刊载了署名陈斌的文章，文中有这样的描写：“每个人的长衫和裤脚都沾满了污泥，一双鞋子脱下来称一下，至少会增加一半的重量”；“女同胞高唱着《毕业歌》，男同胞一起大唱《义勇军进行曲》”；“起先我们的队伍不过五六千人，但是沿途自动加入的民众为数可观，更有许多从远地跑来的农民，直至快到庙行的时候，估计起来人数不下1万”。

翻开1936年1月29日上海的主要报纸，分别刊登了“一·二八淞沪抗战”4周年纪念活动和传唱《义勇军进行曲》的消息。《申报》描述纪念活动上“青年歌咏团领导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悲壮热烈，响彻云霄”。后来游行队伍“经北河南路、宝山路、西宝兴路、北宝兴路、粤秀路，沿途高唱《一·二八歌》和《义勇军进行曲》”。同日的《大公报》也报道了民众纪念活动盛况：“当时，行列人数一路增加，并在无名英雄墓前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用歌声祭奠为国捐躯的抗战英烈。”

《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和歌词真实反映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捍卫祖国尊严的民族精神，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1949年10月1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响起，从此在许多重大活动以及升旗仪式上成为演唱演奏的规定歌曲。(注：庙行无名英雄墓在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役”中被侵华日军炸毁，现新建的“一·二八”无名英雄纪念碑矗立在泗塘中学校园内，即当年“庙行大捷”所在地。)



## 狼先生

天元宝宝

创业，当上了名光荣的围棋老师。

狼先生打心眼儿里不喜欢围棋，一个人面对冷冰冰的机器，连对手的呼吸都听不到。上课之余，偶尔他会参加一些社区比赛，见到熟悉的面孔，还在想这是老张？老李？老王？已经被对方粉丝见偶像的热忱融化了。

昔日的荣光一直都在，从未走远。这天，狼先生收到棋友的邀请，去新开张的棋馆捧个场。

狼先生有些恍惚：我是穿越了吗？什么年头了，还有人开棋馆？棋友解释说，网棋遍地狗（AI），大家都怀念面棋，消失的棋馆又回来了。

于是有了篇头那一幕。一个五十岁的大叔，换上了白衬衫，以为回到了白衣飘飘的年代。虽然英年早秃，狼先生还是把溜冰场周边的铁丝网梳理得一丝不苟。路上来阵风，全部吹凌乱了，他并不在意，捧在手心的不锈钢保温杯里煲着鸡汤：青春必定会逝去，但你可以选择热血的一生。

棋馆在蛋糕店的旁边，走进去总感觉少了点啥？杀气，对，就是杀气，或许是被烘焙的香味隐藏了起来。老板介绍了个胖子和狼先生对弈。胖子也不客套两句，咣当把肉身砸进对面的椅子上，好像做了一道填空题。

乌贼指了指面前这盘棋，笑得很不厚道：“就像这样。”



## 七夕会

法国古城波尔多以盛产葡萄酒出名，这里遍地是葡萄园和酒庄。来此游览的次日，导游把我们带到60公里开外的比拉沙丘。沙丘，怎么会和古城和葡萄园连在一起？是的，这里没有广袤的沙漠，确实有一个欧洲最大的沙丘，是季候风吹来的沙粒被沿岸大片树林阻挡而致。它长3000米，宽500米，高114米，西面朝大西洋，东面朝着松树林。

游人进入比拉沙丘，须穿过茂密的松树林，可沿着水泥台阶拾级而上，也可在沙坡上深一脚浅一脚地爬行到沙丘顶端。整个沙丘散满游人，有的登高远望、沿坡滑行，也有的打着沙仗、躺着晒太阳。我拿着相机东瞄西拍拍。

忽然，一个穿红衣戴红帽的小姑娘跑上沙丘闯入我的镜头，她奔跑的姿势是那么自然专注。小姑娘啊，你跑什么？你身后碧波浩瀚的大西洋，此刻没有狂风恶浪的追赶；蓝天清纯，白云团团，也没有暴风雨即将来临的征兆。小姑娘，你为何而跑？也许这又松又细的沙粒，值得你提着鞋子赤足接触，感受着那份细腻的温柔。也许你正和伙伴们玩着游戏，你是第一个跑上沙丘的最高处，收获胜利的喜悦。也许什么都不是，你只为了进入我的镜头，给我一个抓拍的惊喜，给黄沙、蓝天、白云组成的画面做一个红色的点缀。是这样吗？小姑娘，你已跑出了美丽，跑出了快乐啊。

## 跑吧姑娘

李京南

摄影

